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貢生臣劉墱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魏書卷五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勑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黄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

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將軍軍遷侍

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
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
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
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
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
賊軍車駕南征分為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
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為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為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

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
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賜爵范陽
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凡備卒無子
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本
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
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為耳目
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
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
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之民
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
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
民户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
萬户復授定州刺史輕傜寛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

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為内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為持節平北將軍
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為中散稍遷内侍左
右世祖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
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

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元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

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

守介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介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於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為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

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元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元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虯馬光等入漢中别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輙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

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

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内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勑文擊之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邱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邱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

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一為河大為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户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

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鋭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闗隴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畧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寛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

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士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闚閙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

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之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寛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

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勑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為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為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勑文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鎮

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勑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尼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勑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勑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户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勑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

氐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户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為冏等形援勑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内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偽退冏率衆騰逐勑文輕騎横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勑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為主勑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閭根率軍助勑文勑文表

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

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為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尅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墻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尅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嚮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令文德未到會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為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勑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

會乃車陳飛梯臨壍而走勑文先嚴兵於壍外拒鬬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勑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勑文

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勑文遣使慰諭而元達
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
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
駿將殷孝祖于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
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議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
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都護

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

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泰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篤愼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泰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泰民多應

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為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

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瑯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功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攻

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内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緩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

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鋒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蛩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

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勑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

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

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

有才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宫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為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秺賊將周凱聞

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内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絶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代罪幸時歸欵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泝清而上以迎攸之屯於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

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為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
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
遵世及邱幼弼邱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惜公
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
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
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
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
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

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為中書博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
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勑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
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茍
要一戰之利僥倖蹔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韓茂傳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武安北史作安武下文云假安武侯似以北史為正

封敕文傳討度文德尅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討度討字應是計字之訛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魏書卷五十二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

勑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歴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二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

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凡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為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為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

翼兾翼兾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

降

翼兾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為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

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為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

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為豫州平南府長史

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為驍騎將軍

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

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為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為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為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

輔國將軍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覘水深淺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

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以為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為光禄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為别將防捍西荆又為别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為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

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為秦州[闕]西府

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𠡠使元

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

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内史在郡

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

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絶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文相為汝南内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為汾州平西府司馬冀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為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黄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

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
才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
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
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
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産業家甚貧約
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閲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閲典墳多蔑時

輩知叟至名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
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
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為笑
狎叟孫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

懷未幾翰還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為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鮀賂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叟曰凉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
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𫎇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
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
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

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
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
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
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具
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
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
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恵以為過厚子恵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禀叟奬示頗涉文流高閒曽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閒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畢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閒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閒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㲄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

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絶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為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曽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

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不衛膳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吕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嚴襲爵改為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

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元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凉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

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毁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卒于征西叅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爕字文友吕光太常卿欽少

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

為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宫侍臣箴曰悠悠玄古悠

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乂維子弼君伊臣顛而

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還桀起瓊臺紂醊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脩殲馬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羙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

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
能重離襲曜麹鼎維新於貽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
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
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
敢告在僕世祖平凉州入國賜爵队樹男加鷹揚將軍
拜著作郎欽與髙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
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
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盖曠齡

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峩恒嶺滉瀁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啟兹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皋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

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
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
旨帝用詶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膺其
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弹毫珠零落紙錦粲
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
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繊美新遷以陵腐邕
由阜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

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探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之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其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覿良闇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其十二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

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啟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恵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詶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

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儁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樗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明升非諭信漸難熏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

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尋

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

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

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

吳二陸稱寶今也尅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為羣表

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

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㪚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

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勑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内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

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

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蜂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祆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閒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氏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謫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敎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元陰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

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凉州引為從事中郎王甍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

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别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覔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

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軍
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曷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
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
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
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
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

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
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
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
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韮谷
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為城民

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顒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凉城遺文茲在

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
所為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
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絶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
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為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
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
牧犍時為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内徙京師高宗踐祚拜

為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為河内太守甚著仁恵柔甞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讃頗行

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

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詔贈平南將軍凉州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别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

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

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爾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凉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將軍荆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

雋曽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雋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

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
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宗欽傳宗欽○宗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無忘歲寒○詩凡十三章此句下應如前注其十三三字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魏書卷五十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

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刼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

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駞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

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
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
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
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濵莫敢不臣縱為隣國之君
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
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

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内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

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絶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
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
城内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
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
知思答曰縁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
暢屏人却伏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
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

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絶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獲送脱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

二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賔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賔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是賔至無禮直是主人怱怱無待賔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溵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

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

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梃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為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

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元謨量宜反旆未為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

旬不尅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翮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没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竝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

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懐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為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

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為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

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

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竝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

典興滅繼絶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淩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㝠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册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

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
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徽績
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
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
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竝以勳重先朝世絶繼
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埀不世之賞況
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

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令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聖明之時
瞻流顧侣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
報功之旨熈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
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
以奬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飜流上國尋其訕
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脱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

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没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哀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賔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為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户遷之於兖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為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

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為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為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

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

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税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

夫亦有頃畒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户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闢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

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
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
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為安平將軍相
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民者為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飜陽平路恃

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㨶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㨶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内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獵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絶户而為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然則絶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絶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鈌當

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璟鬼教之言以璟為謗毁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璟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

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
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
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
為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暘言為允
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暘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
軍隨蕭寶夤西征以暘為統軍假寧遠將軍暘德洽鄉
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暘傾家賑恤率之西討
寶夤見暘至乃拊暘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

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龕又啓瑒為左丞仍為别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龕又啓為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

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毁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為廣平王懐友懐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懐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寛甚有儒者之風

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黄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説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為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為門戶所寄沖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沖以

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户之

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税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凖賦有恒分苞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内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

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孫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

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顔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為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業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歷鋭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兹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兹宮宇指

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鄴至於洛陽霖雨不霽

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算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為難矜喪反旆於義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為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

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竝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

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脩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郛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户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别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

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今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侍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

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幷之舉令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

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鬭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脩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

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兹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
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
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晩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
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
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
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
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還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為太子高祖讌於清徽堂高祖

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醼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醼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昬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

禧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為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

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

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鬚斑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

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
中尉兼尚書為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
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
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
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
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
射亦為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
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温

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為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漼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

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
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
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
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為
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邙嶺旋鑾覆舟躬睇塋
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
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
臺啓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

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禄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列傳第四十一〇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具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詳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

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傳疑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